

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17期 泰国篇(泰华闪小说特辑)

组稿人：杨玲

你瞧瞧

张锡银

我老爸和别人老爸不同,碎嘴。他这把年纪的老头儿我见多了,大都沉默寡言,可他却爱唠叨,老妈倒少言寡语,晕!

家里人都习惯了,耳朵都磨出茧子了,不往心里去就是了。可是,他唠叨的大部分内容是攀比,让人烦。每当涉及这一话题,总是以“你瞧瞧”开腔。“你瞧瞧,人家孩子多有出息,上了县重点高中了。”“你瞧瞧,你叔叔家的小楼盖得多气派。”这么说吧,凡是见到比自己好的东西,他都要发一通攀比高论。

易要离开家,不再听“你瞧瞧”了。可临行那天,老爸问我,你那同学秋明去哪个大学了,“复旦。”“你瞧瞧,还是人家厉害。”

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留校当了教授。照例,每年春节都要回去看望老爸老妈。家乡巨变,可亘古不变的还是老爸的“你瞧瞧”。“你瞧瞧,你那同学当上副市长了。”“你瞧瞧,人家挣得比你多。”

今年春节又回去了,可老爸破天荒没提“你瞧瞧”。我问,我那同学咋样了。老爸回了个字,“进去了。”

新冠疫情爆发,吉回到老家。让人震惊的是她居然身怀六甲。

吉大一的时候父亲心脏病需要手术,只能辍学去曼谷打工赚钱。

不知道吉是如何赚到十万铢让父亲动了手术。术后吉就离开了家,毕竟后续治疗还需要很多钱。三年来她常常给家里打电话和寄钱,却从没回家,说工作太忙了。两个月后,吉生下龙凤胎。

有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日子更难熬,何况还有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。但是吉总是告诉自己:“世界让我遍体鳞伤,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!”

一年后,一个自称来自中国的中年男人来找她,他们在房间谈了一个小时。

吉让一对儿女叫他爸爸,男人抱着孩子不停地给吉鞠躬致谢。

男人给吉一大笔钱,并保证将来一定报答吉的大恩大德。

当晚,母亲看到了吉腹部两条长长的刀疤,母亲终于明白,那些钱是吉代孕得到的报酬,一个大学没有毕业的女孩子,有什么工作能让她急速赚到大钱呢?!

龙凤胎也是代孕,只是因为疫情出现意外,吉走投无路只好回家。

伤口长出的翅膀

温晓云

黄昏小径,两只老鼠正在散步,迎面突来了一只帅气的花猫。其中一只小的老鼠吓死了,赶紧躲了起来。

“孩子,别怕,我们的强敌现在‘缺钙’了。”鼠妈妈神情自若的说。

“妈咪,此话怎讲?”

“现在的猫大都是被人当宠物养,是在‘温室’里长大的,除徒有外表外,已没有它们祖辈那般勇猛可怕了。”

“妈咪,你说的当真?”

“嗯!待会你看妈咪的就知道了。”鼠妈妈说罢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,故意伸出一条腿绊了花猫一下,花猫冷不防差点儿摔倒。

“喂!你是怎么走路的?故意的是不是?”花猫大声喝道,怒不可遏。

“故意的又怎样?想打架呀?”

鼠妈妈说罢摆开架子,露出两颗令人胆寒的利牙。花猫见势不好惹,赶紧收敛姿态,头也不回地溜了。

“今非昔比,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鼠妈妈冷冷的说

目睹这反常的一幕,小老鼠像是做了梦般,眼睁得大大的。走在路上,它脚步生风,感慨万千地说:

“怀安丧志啊!想不到我们的世界也有‘光脚的不怕穿鞋的’!”

黄昏小径,传来了两只老鼠快乐的笑声……。

今非昔比

漠凡

猴戏班的班主赖迂,他最爱的是那一只叫唉勒的猴子。

赖迂经常开着摩托车,带着唉勒到处溜达。

见到他关心的房子,便对唉勒做手势。一到晚上,唉勒便到赖迂日间所暗示的房子,从窗口跳进去偷

东西,然后拿来交给赖迂。一天,赖迂带着唉勒到菩提寺,佛寺的大厅有好几个捐款箱,赖迂对着捐款箱向唉勒打手势。

晚上,唉勒来到菩提寺,正要从捐款箱里盗款。这时,一阵阵的经声飘进唉勒的耳朵,牠听不

懂,但心懂,一句句的梵音渗进唉勒的心中,盘旋在牠的脑子里。

唉勒在佛寺里坐了一个多小时,他空手回来。赖迂已熟睡着了,唉勒把牠偷来之物,装满了两个袋子,走到附近一所警署,将袋子放在警长桌上。

第二天,警长见到袋子,一打开,大吃一惊,袋子里都是失主申报的被偷之物。警长打开监控,发现拿袋子放在桌子上的,是赖迂心爱的唉勒!

赖迂被关进监狱里去了,唉勒也不再演戏了,菩提寺是牠的家。

司马攻

佛法无边

鬼开会

方文国

老刘爱喝酒,周日值班,他一口酒一口花生米,要不是尿急,他都不想出门。

老刘去厕所,走在长长的走廊里,深一脚浅一脚,头顶上的灯光一明一暗。会议室里似有说话声,老刘透过门缝看,主席台上坐着李部长,身旁有钱司长、黄局长,撤副

司长,还有李处长、魏科长。李部长做报告,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对腐败是零容忍。

老刘心里疑惑,李部长因腐败案发,已被注射执行死刑,另几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数额太大,先后被枪毙了,他们怎又一起开会了。穿着一身雪白的制服司秘(书)美女

罗芳,伸手拉老刘进去。老刘要尿尿,挣脱后到厕所一泄千里,完了头一歪就地睡了,在进入梦乡的那一刻,老刘自问罗芳因为牵涉李部长案,不是上吊死了吗?

一觉睡到日上三竿,老刘醒来想起上午有会,赶去会议室。司秘(书)美女罗芳将他拉到身边

坐下,示意他已迟到。老刘见主席台上坐着许部长及各司局的头头。许部长在做报告,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对腐败是零容忍。

老刘想起昨晚李部长也这么说的,打了个激灵,转头美女罗芳,又想到罗芳,慌忙拿手捂住嘴巴,以免喊出声来!

乡村萤火闪烁

曾心

宋麦自小得了小儿麻痹症,父母把他送到“越”(寺庙)当沙弥。

方丈问他:“长大想当什么?”

“萤火虫。”

沙弥们都笑起来。方丈领会地点点头。

长大,他当了乡村医疗志愿者,立志要像萤火,为乡村照明。

在抗击疫情期,方丈献出一张药方。宋麦大喜,立即组织乡村医疗志愿者,上山采药;回来又把它熬成汤药,挨家挨户送药上门。

有一次,送药回来,遇到山洪滑坡,他被埋了。村民们拿起畚箕锄头赶去抢救。

寺庙和尚和沙弥点亮蜡烛为他的健康诵经念佛。

他虽获救了,但那条“残障”的腿断了。从此他拄着拐杖,依然坚持在抗疫第一线上。每天清晨,他戴着口罩,站在村头,检查出入人的体温,递给洗手液,还要“强迫”喝上一杯预防汤药。

一年多来,临近乡村都有感染新冠肺炎者,唯独他乡村一千零八人安然无事。政府派人来调查,给予高度的评价。

记者团来采访他,写了一篇报道:《乡村萤火闪烁》。

方丈在讲经时,也时常讲了个《萤火的故事》。

孩子的学费呢

范模士

新冠肺炎已经收拾泰国两年了。什么都被戈疫一九吃得干干净净。

黄玉清失业了,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,自己尚可忍饥挨饿,可孩子的学费呢?

没办法,卖血。只有此路可行。到了医院,医护人员抽了他的血,并挖他的鼻液和喉液,并告诉他一个星期后才来等消息。

好容易等到了一个星期。黄玉清急忙赶到医院。结果得到的是一个坏消息。

医院告诉他,他患了新冠肺炎,必须立刻住院。黄玉清打电话给乡下的太太:“我们饿可以吃西北风,可孩子的学费呢?”

太太丢下一句话:“你问我,我问谁?”

扶乩

梵君

小陈全家都是某善坛的信徒,拜的是八仙其一的吕洞宾。每逢神明圣诞,中元普渡或是九皇斋节小陈都不甚热心,唯独热衷于扶乩降鸾。

小陈今年上大学三年级,平时懒懒散散,从未用心在功课上,眼看春节过后就要期末考试了,他心焦不安。情急之下,他想起临时抱佛脚的功夫,和几个同学跑去善坛拜拜吕祖,祈求神明保佑,看到庙里正在扶乩降神,忙去跪拜求问期末考试试题。

坛上的两位师父默不作声,丁字型的柳木杆停在沙盘上不动。

不一会儿,沙盘里的柳木枝开始动起来,鸾书竟是:“老酒鬼到!”众人申斥:“我等启请吕祖,野鬼怎敢来此?”柳木枝果然沉寂了,片刻之后才有写道:“纯阳道人在此,诸生何问?”小陈数人忙叩问试题。鸾书答:“多多研磨来!”

众人不解何故,好在春节写春联的墨汁还有不少,一并拿来备用。鸾书又写道:“诸生分饮之,听我吩咐!”小陈等一口气喝下墨汁。鸾书大动,飞快地写下一首偈诗:“平日不读书,临时喝墨水。吾非吕祖爷,还是老酒鬼!”

美梦

杨玲

早晨8点,碧差汶府直辖县警署威猜警中尉值完夜班回家,他太疲倦想立刻睡觉。

家里没有人,太太早逝,女儿在曼谷读书。

但他听到女儿房里有男子的鼾声,威猜马上打开房门,见到一男青年在床上呼呼大睡。

“有贼!”威猜退出,到屋外打电话报警。一瞬间,警员赶来了,大伙儿冲进屋里举枪大喝:“不准动!你是什么人?”

男子被惊醒,见到五、六支枪口对着他,吓得浑身打颤,高举双手爬下床。

警察问口供。男子叫汶松,22岁,原在曼

谷某酒楼当服务员,去年疫情肆虐酒楼倒闭,他失业回乡。但找不到工作,有时到兄弟姐妹家蹭饭,但他们也没有饭给吃了,父母在他年幼时已去世,他是在佛寺长大的,15岁到曼谷谋生。

昨天,汶松饿了一天,走投无路想当贼,午夜到威猜警中尉家中,没有人在正好下手。他走进一间睡房,打开柜子衣橱,都是衣服鞋子,找不到钱,心里烦躁,就打开冷气,睡意来袭上床躺倒,大睡不醒。

被惊醒后,见到满屋警员,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他,吓到他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……

乃嘛

若萍

乃嘛摇摇晃晃的一手推开木门。

“依莎!死到哪里去了!开灯!”

没有回应,乃嘛只好摸索着开了灯。

家里很凌乱,没见到依莎和四岁的女儿。

“死娼妇,又逃跑了。”乃嘛和依莎这对夫妻,三天倒有两天在吵架。老是醉醺醺的乃嘛赌输了钱,回到家里对依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的出气,依莎以前也曾经逃走,但都在乃嘛威胁下回来了。

乃嘛熬了两天没钱买酒喝的日子,今晚他酒瘾又发作了。怎么办?依莎不知逃到哪里,向人借钱

早已是没人肯借给他了,更糟的是他已经几天没去赌场碰运气了。想了想,他决定出去走走,看看有什么机会。

真给乃嘛看到机会了——就在前边僻静的角落有个长头发的女人。

乃嘛向她走去,女人发觉后马上闪进小路旁黑暗的树丛里。

“想逃吗?”乃嘛追上去,一手就抓上女人的肩头。还没来得及扯下女人身上的背包,一柄锋利的尖刀已经插进了乃嘛的胸膛!

乃嘛眼睛睁得大大,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握在他手里的是一团蓬乱的假发。

看病

晶莹

他是一名心理学老师,此时自己却正坐在心理诊所的外面候诊。

他自己也不清楚何时开始,对于死亡——特别是至亲好友的死亡,总会在心里产生莫大的恐惧。他倒不是惧怕鬼神或者担心自己死去,但那种灵魂于生死间的挣扎却常常扰得他夜不能寐——平生与死者的交往细节如过电影般一遍遍在头脑中循环播映,直到天明。而且,与死者关系越亲近,这种心理感应便越强烈。

因此他几乎不参加葬礼,仅在请托友人代致

楮仪后,向死者遥致歉意。

年前,他的忘年交诗友老大故去。从情理上都该去庙里为老大诵经送行,但他在痛楚的纠结中终没打破惯例……

至今虽已月余,可他每晚睡眠时间仍不足四小时。

护士出来叫他的名字。他怀着无限期待与不知前途的彷徨所交织的复杂心情,走进诊室。他模糊地走着医生的容貌似曾相识,且随着脚步的前移,他的神情由疑惑而渐惊悚,终脱口惊呼:“老大!”